国家图书馆藏左联烈士手稿

李小文

77 年前的 2 月 7 日夜，有 5 位同于 1930 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年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反动派杀害，后人称他们为左联五烈士。其中 4 位年轻的作家都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 他们的被害，使鲁迅“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于是在两年后的祭日，写下著名的悼文《为了忘却的记念》：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左联青年作家留存下来不多的珍贵手稿，就是我们今天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最好凭藉。

一 国家图书馆藏左联烈士手稿来源

2001 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国家图书馆举办了馆藏名家手稿展览，其中左联烈士柔石、殷夫、冯铿的手稿几十年来首次与广大读者见面，受到读者的关注，有人甚至问，这真的是烈士的原稿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查看我馆手稿的原始编目卡片，这批左联烈士手稿全部著录为“冯雪峰捐赠”。 据我馆 50 年代做新善本及名人手稿征集工作的冯宝琳先生回忆，为得到这批左联烈士手稿，她数次去许广平先生家，几经周折，最后才从冯雪峰那里取回手稿[1]。根据冯宝琳先生的口述，我们在馆藏档案中查到相关资料，其中就有 1955 年 1 月 18 日冯宝琳致冯雪峰先生信稿：

在征求五四以来著名作家手稿方面，由于时代较远，征集不易，尤其是革命先烈的作品，在过去白色恐怖时代，他们的原稿更难保存，所以今天来进行征集是比较困难，但我们相信在各方面的大力帮助下仍是会有收获的。您和柔石同志当时来往较密切，您手中是否还保藏有他的文稿或信札？我们曾函询许广平先生，她来信指出向您询问或可得到一些线索。所以我们迫切希望您告诉我们一些搜求的线索，以便进行征求。如您手边能检寻一二，请慨然见赠，藉光馆藏。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殷夫诗文选序文中，曾提到诗稿，不知现在何处，如在出版社，亦请一并见赠或指出殷夫同志手稿的线索以便征求。...

同年 4 月 9 日，冯雪峰寄来回信：

北京图书馆:

善字第 69 号信一月二十二日收到，迟到今天才回信是因为您们所要的手稿都不在我手边。现在有殷夫、柔石、叶紫等三人的一些遗稿，已经收集在草厂胡同 27 号王士菁同志处（电话五二一二七），我托他交给您，请您们先和他在电话上联系一下，派人到他那里去拿去，并请您们给他收条。此致　敬礼!

从档案资料中还得知，4 月 11 日冯宝琳先生拟前往王士菁同志处进行联系，赵万里主任批复：同意。4 月 13 日烈士手稿取回。遗憾的是，在档案资料中未见接收手稿清单。

二　左联烈士及其手稿

1.殷夫(1909—1931），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徐白、徐文雄，笔名殷夫、白莽、任夫等，浙江象山人。

[1] 详见《冯宝琳先生访谈录》，李小文整理　2001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文津流觞》第 2 期

5 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年仅 22 岁。由于参加革命活动，曾三次被捕。1930 年 3 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馆藏殷夫烈士的手稿只有 1 种，即 1936 年鲁迅先生曾为之作序而闻名的诗集《孩儿塔》：

孩儿塔　殷夫著　4 册（117 页）插图 9 幅　钢笔手书 25×16cm　原题 白莽著 首有：“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 线装　金镶玉重装订　冯雪峰赠

丁景唐先生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肆屠杀革命战士，摧残革命文化事业，殷夫烈士的一些手稿连同鲁迅赠送的藏书都被没收、烧毁。感谢鲁迅先生的保藏，我们今天还能欣幸地看到殷夫烈士的《孩儿塔》诗集（包括 65 首诗和烈士自己所写的“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2]

《孩儿塔》诗集手稿，内收烈士 1924-1929 年所作诗篇共计 65 首，诗的篇名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第 7 辑有详细记载。此外康峰在《孩儿塔》未刊稿三十首校勘记中又有进一步的补充说明。3其中“春天的祷词”不仅横写，且是用红笔书写的。许是由于校勘者只能看到缩微胶卷，没有看到手稿原件，所以看不出颜色。

另外，《孩儿塔》稿子里的插图并不是他亲笔画的，而是女画家白波画的。《孩儿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没有出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多个版本。

2.柔石(1902～1931)，浙江宁海人。原名赵平福，笔名柔石、金桥。五烈士中，柔石是与鲁迅交往最多的人，也是他文章里提到最多的人：

“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4]

柔石在 1931 年 1 月 16 日夜间，还与鲁迅见了面，第二天被捕时，衣袋里还藏着和鲁迅签订的那份印书合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永诀。鲁迅先生格外怀念他：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它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5]

柔石在几位烈士中年龄稍长，“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6]，一生共留下 55 万字的创作作品和 63 万字的译作。国家图书馆藏柔石手稿 6 种，其中诗稿 2 种，译作 4 种 ：

诗稿　柔石著　19 页 毛笔手书 28.5×33cm　紫格　右下印： 赵平复　附剪报 1 页

诗剧　柔石著　 1924　1 册　毛笔手书　毛装 28×16cm　同春坊大升协制（笺纸） 蓝丝栏

首页上有蓝铅笔写：1925 年作 后题：一九二四、秋、深夜、慈溪。

（苏）托尔斯泰著，柔石译　8 页　毛笔手书　28.5×38cm　上海四马路棋盘街艺学社制（稿纸） 蓝格

“物事”　（苏）V·凯泰叶夫著，柔石译　7 页　毛笔手书　28.5×38cm　上海艺学社制（稿纸） 蓝格

老老鼠　M·淑雪兼珂著 柔石译　 6 页　钢笔手书　19.5×27cm　 有铅笔修改，原稿无译者署名　红格

金牙齿　M·淑雪兼珂著，柔石译　 4 页　钢笔手书 19.5×27cm　 原稿署柔石译，又圈掉　红格

关于柔石的手稿，丁景唐先生曾有叙述：“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左联五烈士中，柔石烈士的手稿被保存下来的要算最多了。现在已经知道的柔石烈士手迹中，有一部分是柔石烈士早年的日记和家信，是由家属保藏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诗、散文、诗剧、译文等稿件，是由鲁迅先生精心收藏，解放后辗转捐赠北京图书馆的。”[7]

---

[2] 《关于殷夫（白莽）遗诗《孩儿塔》的说明》　丁景唐著《中国现代文艺资料》第 7 辑 1983
《殷夫烈士的手稿》丁景唐　文汇报　1961.2.8③

[3] 《“孩儿塔” 未刊稿 30 首校勘记》　康峰著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第 7 辑 1983.1

[4] 《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3.16　鲁迅著

[5] 《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3.16　鲁迅著

[6] 《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3.16　鲁迅著

[7] 《柔石烈士的两部译稿并未被毁》　丁景唐著　文汇报　1959.12.27
《关于柔石烈士的手稿》　丁景唐著　图书馆　1963-1

馆藏柔石手稿中《诗稿》大多是未刊稿[8]，《诗剧》被专家认为是鲁迅先生《柔石小传》中提到的《人间的喜剧》（诗剧），“北京图书馆藏有未题名之诗剧一部，可能即这部《人间的喜剧》”，也是未刊稿[9]。译稿《老老鼠》，在《柔石著译系年目录》、《柔石著译书目》中著录为《老耗子》[10]，与《物事》一起，曾多次随鲁迅先生的著作出版印行。而《永远的流配》和《金牙齿》两篇译稿，则未见《柔石作品未印目录》里著录，或许丁景唐先生也没见过，否则，不会不收入他所编著的《柔石著译系年目录》、《柔石著译书目》、《柔石作品未印目录》之中。因此，柔石烈士的这两篇译稿不仅是未刊稿，还是未收入烈士著译目录的未见著录稿，应该引起有关研究者充分注意。

3.冯铿（1907 —1931 年），广东潮州人。五烈士中唯一的女性。1929 年春到上海，同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1930 年加入“左联”，并于同年 5 月与柔石等代表“左联”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 年初与柔石、胡也频、李求实、白莽等人同时被捕，2 月 7 日牺牲于龙华狱中。

国家图书馆藏冯铿手稿 3 种：

最后的出路　冯铿著 185 页　毛笔、黑色蓝色钢笔手书　26.5×21cm　绿格 首页缺小半页　原稿无署名　后题：一九二八年冬完稿于 A 村

“本文共二十八章、七万四千余字，其最初六章，以《一个女学生的日记》为题发表于《女作家杂志》创刊号，1929 年 9 月金屋书店出版。”[11]

胎儿 独幕剧　冯铿著　16 页　钢笔手书　用纸规格不一，首末页用“创造社出版部特制”稿纸　最后一页用红钢笔书写 著者原题绿萼作　后题：一九二八年作于岭东的小村里

这篇剧作从《冯铿著作系年目录》看，是一部未刊稿[12]。

一团肉　冯铿著　5 页　1930.4.5　首页左上写“（随笔）” 钢笔手书

这篇随笔也是未刊稿，“《一团肉》（随笔）—1930 年 4 月 5 日作，有原稿，未发表。”[13]

馆藏冯铿烈士的这三种手稿，除《最后的出路》在杂志上刊载过不足四分之一外，基本还都是未刊稿。在三种手稿之外，还附有冯铿前男友许峨抄录《冯铿的诗五首》（《斜阳里》、《汝赠我白烛一枝》、《晚祷的钟声》、《这凄凉的黄昏》、《听，听这夜雨》） 6 页　21×15cm 钢笔手抄稿。诗后有他的附记：

以上这几首诗，都是十五年秋天和她小别时，她每天用明信片写上寄给我的。当时她的情绪十分幽怨悲凉，所以写的文字亦以诗独多。

她的诗分载各杂志上，有时也用假名。现在很难搜集了。以上这几首是从她的草稿薄子上得到的。

虽然是寥寥几首诗，但可以代表她那个时期的思想的一部。

她死了，她不死于缠绵的恋情而死于伟大的革命，这是我所引为悲壮的！今天重读此诗，她的真挚热烈的情感，活跃纸上；我们过去的恋爱生活，也仿佛重现眼前。低吟讽诵之间，不觉涕之无从矣！许峨附记。一九三一 、四、一二、上海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这些诗稿和附记是冯铿牺牲后不久，许峨整理她的遗物时抄录并记下的，不知何时，它与烈士的遗稿汇合一起保存了下来，并一同入藏国家图书馆。有的研究者可能没有看到许峨的附记，以至误将这些诗稿视为冯铿早年亲笔手书[14]。关于冯铿烈士三份手稿的内容，刘烜《读冯铿烈士的三篇手稿》[15] 有较详细的介绍。

三 左联烈士手稿的珍贵价值

1 烈士手稿曾经被鲁迅先生收藏并多次被提及

---

[8] 《柔石作品未印目录》 载《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75-77 页　丁景唐 瞿光熙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9] 《柔石作品未印书目》载《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78 页　丁景唐 瞿光熙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10] 《柔石著译系年目录》《柔石著译书目》载《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11] 《冯铿著作系年目录》载《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丁景唐 瞿光熙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12] 同上

[13] 《冯铿烈士和她的手稿》丁景唐著　载《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上海文艺出版社

[14] 《冯铿烈士的手稿》 于奋著　文汇报　1961.2.5

[15] 《读冯铿烈士的三篇手稿》刘烜著　黄石师范学报（哲社） 1982-1 期

左联烈士、年轻作家们留下的珍贵手稿，被同样身处危险境地，也在反动派黑名单上的鲁迅先生收藏着，“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16]；谁能想到这些手稿不仅经历了白色恐怖，经历了战乱炮火，迁徙搬家，甚至还遭遇过文坛骗子无耻地“骚扰”。

1936 年 3 月，鲁迅先生病重了，他收到一个叫齐涵之的人来信，说是要出版白莽诗集《孩儿塔》，请鲁迅先生作序。鲁迅当即为文并复信寄出。“此后不多几天”， 鲁迅发现那人“就是善于翻戏的史济行，现又化名齐涵之了。我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骗”，马上在《文学丛报》上发表声明，并将所撰《白莽遗诗序》发诸报端。齐涵之是文坛大骗子，“他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孩儿塔》不但不会出版，大约他连初稿也未必有的，不过知道白莽和我相识，以及他的诗集的名目罢了。”鲁迅反省自己“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我所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成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17]

《白莽遗诗序》最初虽是被骗而写，但鲁迅先生是怀着对烈士的深切思念、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抱病写成的，它后来成为序文的经典名篇，常被引用。“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的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18] 今天我们读殷夫的《孩儿塔》手稿，会想到敬爱的鲁迅先生曾经翻阅过这本诗集，会想象烈士“年青的相貌像活着一样”出现在眼前，于是一种亲切而崇敬的情感油然而生。是鲁迅先生的序使诗集赋予了新的意义，“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19]

左联烈士和他们的作品曾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多次被提及：如《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白莽作《孩儿塔》序、续记、《写于深夜里》等。鲁迅先生一篇篇包含深情的文章，使人们知道并了解了左联年轻的烈士，也更清醒地认识到敌人的残暴和斗争的惨烈。

这些革命烈士的手稿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左翼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料，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还让我们看到了烈士亲笔手书的原稿，他们的墨迹和那个时代的书写方式，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这是烈士用青春和鲜血铸就的文字，是鲁迅先生和许多前辈用智慧和深情保护下来的墨宝。想想它的作者那么年轻就被反动派杀害，手稿背后又隐藏这么多曲折的经历，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未刊稿，这批手稿的价值真是怎么估量也不为过。

2 手稿的保藏经过还有不少谜团

左联烈士手稿虽然入藏国家图书馆半个多世纪了，但对于这些手稿在入馆前所经历的历史我们却所知甚少。“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20] 。除了鲁迅先生在文章中传递出的些许信息，我们不了解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左联烈士的手稿为什么会在鲁迅先生这里？是他们牺牲前就放在这里还是之后有人将其转放在这里？还是两种情况皆有？此外，鲁迅先生去世后这批手稿又有怎样的经历？丁景唐先生谈到“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的《瞿秋白与鲁迅》一章里，曾提到藏书室这一只书箱存放着瞿秋白和柔石等同志的遗著和鲁迅的一些书籍。鲁迅逝世后，这些存书全部搬到霞飞路霞飞坊内。1941 年 12 月 15 日，日军侵入她家搜查，将她逮捕。幸得一位女工勇敢地以身挡住三楼藏书室的门口，对日伪军说：“三楼租给别人了!”这才使这些遗稿和书籍幸免浩劫，直到解放后交到人民手中，成为革命烈士留给我们的珍贵遗物”[21] 。锡金先生在《关于列行社》中回忆了一个细节“白莽的《孩儿塔》，这是我把我们的计划告诉许广平先生，她亲自把白莽的遗稿（原来放在鲁迅的遗稿一起，存放在英商麦加利银行的保险库里）从银行取出，给我抄了一个副本，准备付印的”[22] ，从中可以看出许广平先生对烈士的手稿也是格外重视备加保护的。那么，这些手稿在入藏北京图书馆之前究竟存放在何处，由谁保管？冯雪峰先生与许广平先生对这批手稿曾经有过怎样的协商？还有哪些人参与了烈士手稿的保管？他们原本是准备如何处理的？另外，冯雪峰先生在给北京图书馆的信中提到“现在有殷夫、柔石、叶紫等三人的一些遗稿……”，（国家

---

[16] 白莽作《孩儿塔》序 （1936.3.11）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著

[17] 续记（1936.4.11） 鲁迅著 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18] 白莽作《孩儿塔》序 （1936.3.11） 鲁迅著 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19] 同上

[20] 续记（1936.4.11） 鲁迅著 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21] 《关于殷夫（白莽）遗诗《孩儿塔》的说明》 丁景唐著《中国现代文艺资料》第 7 辑 1983

[22] 《关于列行社》 锡金著 《新苑》 1979 第 2 期 P139

图书馆藏有叶紫的日记手稿）没有提冯铿的手稿，是漏写了，还是原本就不在一起，由于没有查到原始的手稿交接单，因此冯铿的手稿是否同其他烈士手稿一起入藏就不敢确定。……研究和介绍左联烈士及其手稿的文章不少，但上述问题较少涉及，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人的离去，要梳理这些问题就更不易了。

还想提一句，国家图书馆所藏百余种鲁迅先生的手稿中，就包括纪念左联烈士的手稿。如《续记》（1936.4.11）和《写于深夜里》（1936.4.7）。烈士和鲁迅先生恐怕都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们的手稿一起珍藏在国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库里，年轻的左翼作家和他们所敬仰的鲁迅先生就这样又聚在一起。